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
第三十一回 曹公子揮劍斬狂寇 伏秀才改書賺賴婚

方才說話的是黑面賊人，人叫：「眾兄弟將這廝圍住，千萬莫放，等我去幹那件要緊的大事！」說罷強人催戰馬，如飛似箭趕高公。安寧聽見這句話，心下著忙吃一驚。欲透重圍去保主，怎奈人多不透風。鞭叉斧鉞如雨點，棍棒刀槍四面攻。捨命的英雄朝外闖，急的他暴跳如雷冒火星。那賊人瞧見車輛朝東走，緊緊相追不放鬆。馬快車遲一定理，看的趕上了高公。大呼：「鎮國休想走，吾今送你赴幽冥。」手舉鋼刀如雪片，直奔前來猛又凶。負傷的高公難動轉，只因身上帶官刑。車夫解子黃了臉，哎呀爹呀媽呀我的祖宗！老爺正在危急處，只聽得一聲叱咤似雷鳴。大罵：「強賊該萬死，青天白日敢行兇！你們不必驚慌吾來也，我今打個抱不平。」強人勒馬回頭看，高公解子各睜睛。東北跑來一匹馬，如飛就地似鳥龍。馬上坐定一壯士，將巾褶袖手青鋒。身材凜凜多威武，面如美玉色微紅。兩道劍眉含秀氣，一雙鳳目怒圓睜。彷彿徵東薛仁貴，不亞常山趙子龍。馬至近前揚寶劍，照著強賊不用情。強徒撥馬來招架，偃月鋼刀往上迎。只聽啣啣一聲響，賊人的虎口冒鮮紅，坐騎一衝撞過去，強賊紛紛失了魂。不敢回手撥開馬，心虛害怕想逃生。催馬拖刀朝下走，英雄豈肯尚容情？趕了個嘴尾相連臨切近，小豪傑施展神威力倍生。帶背連肩朝下砍，但聽賊人吼一聲。紅光亂冒噴鮮血，翻身掉下馬難行。小英雄催開坐下烏雲豹，重圍來救鄭安寧。賊人本是烏合眾，怎敵臨凡黑虎星？馬快刀急雄又猛，消瓜切菜一般同。安寧見有人來助，抖擻威風往外衝。裡外夾攻只一陣，賊人多半赴幽冥。

這夥賊人，看官莫當作真強盜，此乃是呂國材差來的刺客，假扮強人，截殺高公。這領頭的就是仁義當的財東賀新。他乃呂用的義子，又是呂芹的教師。只為媚哄相府，孝順乾爹，所以湊著夥亡命四十餘人，先期渡江，扮作響馬，在這荒僻之處截路等候，乾這件奇功，在相爺面前獻好，當作泰山之靠。豈知天理難容，登時現報，橫死他鄉，直落得身首異處。四十餘人。只跑了十三四個，還帶了重傷，雖然得命，卻成了廢人。細想起來，為人何苦助惡？那幾個漏網賊人逃跑回京中，相府得信，把個呂國材氣了一場大病，睡夢中只恨罵那多事的壯士。待要生法擺佈他，出出惡氣，卻又無處問他的姓名，也只得罷了。

這位壯士，你道是誰？說來令人敬慕。此人姓曹，名警，表字文豹。他乃武惠王曹彬之後，太原侯之孫，父親曹鵬舉作過兵馬統制，母親趙氏乃宗室之女，早年去世，家資富厚。這曹公子自幼生來心直口快，重義輕財。讀過幾年書，棄文就武，文請名師，習學了一身武藝。十三歲應試，十六歲中了武魁。揮金如土，最愛打抱不平，遇人有被屈之事，雖素不相識，也肯出頭救援。鄉黨之中人多敬重。自父母去世之後，把些僕婦使女，善遣出門，留下一個老院公，名喚陳良作伴。曹公子此時年已十九，尚未定室。老院公勸他議婚，他卻執意不肯，單等與國家建功立業，掙一個腰玉封侯，那時再娶，因此並未定姻。每日與幾個武學朋友攜弓帶箭，擔酒提盒，到那勝跡名園，觀花飲酒，演武習射，舒遣性情。年紀雖幼，卻作過好幾件人所不能作的事，所以遠近都知仁和縣曹公子是個少年英俊。近因蘇州府昭文縣有個秀才姓衛名珍，為一個游娼誤事，在仁和縣打官司。花了若干的銀子，剛剛保住衣衿，完了官事。官釋出來，又被下役串通六房押司，扣住索錢，把衛秀才弄的衣袍典盡，行李全無，還是不放。衛秀才控訴無門，其苦難言，素聞曹公子之名，找到武惠王府，見了公子，將表情哭訴，求其救援。曹公子聞之，觸動不平之氣，走至縣衙，將六房人等指臉大罵一頓，直入公堂與知縣面講。知縣理短情虧，只得把下役人等責罰一番，立刻放衛秀才出來。衛生感念不盡，跟至府中拜謝曹公子。公子留待酒飯。那衛秀才善於談諧，甚是有趣，二人話至投機，恨相見之晚，遂拜為兄弟。留他住了數日，臨行贈了三十兩銀子。兩情不捨，親身送他回家。衛秀才也留了幾日，曹公子因曾與幾個朋友交約下要往南海進香，怕誤了行期，只得作別回家。走至鬆陵驛的路上，看見賊人截路，心中大怒，拔劍殺賊，救了高公。

當下賊已散去，還有幾個帶氣兒的在地下躺著掙命。這位小爺看見，下馬拋刀，拔出劍來，找著亂砍，口中不住罵：「潑皮狗男女，早死早淨世界！」鄭安寧向前叩拜道：「多蒙老爺搭救家主，恩同再造，刻骨難忘。且請收劍過去與家主相見拜謝。」曹公子插劍，伸手攙起安寧道：「不消，請起。」

說話間，高公早已下車，與解子、車夫一同走來拜謝。高公舉手道：「罪人不幸，遇此強橫，危在目前，非荷虎威救庇，死已久矣。請壯士轉上，受某一拜。」說畢，深深連作四揖。曹公子見高公雖打罪服，言談清朗，品貌不俗，光景是位被罪大臣，亦不敢輕慢，連忙還禮稱不敢：「中途相遇，想有前緣，且進林中石上少坐一敘如何？」高公道：「最好，正要領教。」遂一同步進林中。安寧從車上取下兩個坐褥，鋪在石上，二人敘禮坐下，彼此道姓敘名談起來。原來曹統制在日與高公也是忘形之交。說至其間，曹公子起身復與高公見禮，說道：「原來是叔父大人，小姪不知，取罪不小！」高公連忙還禮讓坐。曹公子道：「小姪久聞叔父大人為朝廷所重，路人提起，莫不盛稱威德。究為何事至此？」高公把前事說了一遍。曹公子嗟呀不已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宋四明係有人唆使，只可惜已死難究，叔父之冤何日得雪？」高公道：「只可聽天而已。」又問道：「賢姪住在仁和縣，那城中東街望石橋北有一家鄉宦，翰林公，姓寇名侶白，字儻仙，賢姪可知道麼？」曹公子道：「翰林公亦是先君的契友，幾世通家，怎麼不知？」高公道：「他膝下有位公子怎生面貌，其為人若何？」曹公子道：「寇公子乃是窗友，幼有神童之譽，長有祖父遺風。聰明正直，才貌兼美。十三歲入泮，如今守制在家，苦讀不輟。」高公點頭喜道：「寇賢弟可謂有子矣！」曹公子道：「叔父問及於此，想是相識麼？」高公道：「小女曾受寇府之聘，寇公子乃是小婿。」曹生驚喜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叔父何不隨小姪同到仁和，至敝友家中盤桓幾日再走，豈不是好？」高公道：「多承美意，不能如命。一則欽限難違，二則枷鎖在身，令人觀之不雅，不去倒也罷了。賢姪見了寇公子，替我致意，過年早到京就是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只聽得呻吟之聲，原是去趕高公那個黑面賊人被曹公子一劍砍在肩上不曾喪命，醒過來哀聲呼痛。曹公子一見，心中大怒，起身拔劍向前，沒頭沒臉，一陣亂砍，登時砍為數段。這人就是呂用的假子賀新。可惜人無先見之明，那時若知是他，趁有活口，問個明白，高老爺也不用南去了，只須寫紙冤狀，一封書信，叫鄭安寧急急回京，投至錦衣衛稟告蘇公，那蘇御史一定本奏當今天子，必召高公與呂國材當面質對，高公之冤立時便雪。只是高公料不及此，又遇個性急手快的曹文豹，把個活口登時弄死，所以把機緣當面錯過。這一來是高公災難未滿，二來是合該那些奇女奇男垂芳百世。留下這《十粒金丹》的傳奇與諸公醒日解悶，豈不是好？若無錯誤，這書便止於此矣。

且說當下日將西沉，只得趕路。高公與曹公子只得作別，再三致謝兩下分手。

書中不言曹文豹，聽表臨凡天壽星。大難一場逢化解，登時上路又南行。及至黃昏投旅店，天明五鼓又登程。陸地乘車或騎馬，遇水登舟快似風。饑餐渴飲非一日，夜宿曉行不少停。那日過了南龍府，大嶺荒山把路橫。但則見怪石奇峰高萬丈，崖深澗險令人驚。密雜雜古樹參天陰滿地，亂蓬蓬荊藤交繞路不清；啞刺刺虎嘯狼鳴聲振耳，鬧嚷嚷狐跑兔走亂哄哄；叫喳喳野鳥奇禽難問種，一條條長蛟怪蟒並蛇蟲。好容易渡過嶺南入蠻地，但則見人物風俗大不同。舉止粗俗無禮貌，言語嗚啞辨不清。男子是尖帽油靴懸利刃，黃髮高鼻大眼睛；婦女是窄袖花裙蓬頭髻，負擔挑筐兩腿精。見幾處笙響鈴搖人跳月，女隨男走亂烘烘；見幾夥成群少女將茶彩，細調蠻歌怪好聽。老爺觀罷心暗想：果然外省不同風。這日正走來的快，到了那大定州西諸葛城。

且說這鎮守蠻邊的主將乃當今萬歲的宗兄，威遠王九千歲，名喚趙敏。少年時英勇無敵，南蠻作反，屢徵屢勝，先帝敕封親王，攜家鎮守三賢諸葛城已四十餘年。將近七旬，須鬢皆白，英風如舊。南蠻王畏之如神，不敢復侵中土。這日張千、李萬將高公解到，領了回文，各自去了。九千歲升坐寶帳，把高公提來細問了一遍，知他有些被屈，又念他有功於國，免了那一百殺威棒，將他編入工伍，著令監造三賢廟，每日賜工食銀一兩三錢。

鎮國王蠻地埋頭熬歲月，順時聽命且由天。書中不言嶺南事，單表蒼頭返故園。李清趙泰與伏准，一行人曉行夜住奔燕山。這一日離家只剩了一天路，黃昏下店把身安。伏士仁妄想一場成畫餅，不由的緊皺雙眉不耐煩。坐在店房胡打算，自言自語暗參詳：

「我只說到京慢把姑爺哄，見我慇懃定喜歡。從權俯就將婚許，只得一言似泰山。夢鸞必然遵父命，我這好事成全不費難。誰知老兒多古怪，偏要拘泥前聖賢。不肯失信將婚毀，倒只怕這個相思害死咱。囑咐表妹書中話，定有些全始全終近禮言。怎得把書更改了，移花接木弄虛玄。除非鄭昆隨了我，暗中助我定機關。」狂生自忖時多會，又想道：「世上之人總愛錢，我何不這般如此將他買，不怕蒼頭不入圈！」伏生主意安排定，他把那義僕連忙喚至前。

狂生定了主意，支開了李清、趙泰，喚進蒼頭來，笑嘻嘻說：「你坐下，有句體己話兒合你商量。」蒼頭說：「大相公在此，老奴怎敢坐下？有話只管吩咐便了。」伏生說：「偌大年紀了，講什麼規矩？只當你是我個老哥哥，坐下何妨？」義僕只得坐下。伏生回身取出兩個元寶來，遞與蒼頭：「這點東西你拿去买杯酒吃，起來我有話說。」蒼頭料必有故，也不推辭，接來揣在懷內。伏生悄悄向蒼頭說道：「我前日向老爺提小姐之事，乃是夫人的主意。只因捨不的遠聘他出門，又有偌大家產，老爺無子，他是分得著的；我又未娶，又與他年貌相當，親上結親，兩全其美，你說好不好？」蒼頭說：「好果然好，怎奈老爺不願，如何是好？」伏生說：「老爺如今已經遠去，你若肯從中玉成，把那封書信取出換了，這事便有九分成就。」鄭昆說：「換書倒也容易，只不是老爺的親筆，小姐見了一定生疑。」伏生說：「這全仗你幫上幾句話兒，只說老爺手帶刑傷，不能提筆，他老口念，命我書寫。如此說去，小姐必然信了。你若肯助我成此美事，從今便是我的老兄，我日後還要大大的看顧你。」蒼頭歡歡喜喜，點著頭。遂把老爺的原書取出。拆開觀看，一口氣寫了一封書啟。蒼頭說：「待我把這原書拿到外邊焚化了罷！」伏生甚喜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」

蒼頭拿書出房，轉身回來，取伏生寫的書字，仔細觀看上邊是些什麼言語。

寫的是：為父口念親付字，書諭吾兒高夢鸞。父遭不幸發南地，未知何日轉回還。你今已有十七歲，女大當婚自古言。悔我當初一朝錯，不該把你許江南。我若有日回家轉，止望你半子之勞是靠山。反覆思量難割捨，事逢變處要從權。昨朝見你伏兄長，言語投機甚有緣。可喜他談吐風生才調美，可愛他品格清奇面貌妍。黃門秀士宦門子，瀟灑風流美少年。面帶精神多福壽，一定將來中狀元。堪與吾兒為配偶，逼真是郎才女貌並頭蓮。我已當面將親許，千萬不可背吾言。家書到日須從順，良辰挑選把婚完。你乃賢孝聰明女，一定是依命而行我喜歡。打聽得寇府如今已落破，翰林亡後甚貧寒。過年書生若來到，贈他紋銀整一千。從前姻事休提起，叫他另去續姻緣。為父異日回家轉，你也得終身侍奉在膝前。叮嚀囑咐無別話，以順為孝理當然。鄭昆看畢心暗笑，他這裡連連稱贊五七番。